

世界名著名著出版

上海三联书店

托尔斯泰集 04 钱善行 编选

三 死

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选

〔俄罗斯〕列夫·托尔斯泰 著 臧仲伦 张耳 靳戈 译

上海三联书店



托尔斯泰集 钱善行 编选

三死

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选

〔俄罗斯〕列夫·托尔斯泰 著 臧仲伦 张耳 靳戈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死: 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选 / (俄罗斯) 托尔斯泰著;
臧仲伦, 张耳, 靳戈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4.9

ISBN 978-7-5426-4865-5

I. ①三… II. ①托… ②臧… ③张… ④靳…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近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4535 号

三死: 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选

著 者 / [俄罗斯] 列夫·托尔斯泰

译 者 / 臧仲伦 张 耳 靳 戈

总 策 划 / 贺鹏飞

策 划 / 乌尔沁 赵延召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特约编辑 / 郭挚英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监 制 / 吴 昊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印 刷 /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243 千字

印 张 / 22.5

ISBN 978-7-5426-4865-5/I · 912

定 价: 29.80 元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编委会

主 编 柳鸣九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守仁 史忠义 宁 璞 冯季庆 冯 威 朱 虹

刘文飞 李辉凡 陈众议 陈绍敏 罗新璋 贺鹏飞

倪培耕 高中甫 黄 梅 谭立德

主编助理 赵延召 乌尔沁 张晓强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柳鸣九

我们面前的这个文库，其前身是“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或者说，现今的这个文库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前一个书系为基础的，对此，有必要略作说明。

原来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是明确以社会文化积累为目的的一个外国文学编选出版项目，该书系的每一种，皆以一位经典作家为对象，全面编选译介其主要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资料，再加上生平年表与带研究性的编选者序，力求展示出该作家的全部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整体的一个最佳缩影，使读者一书在手，一个特定作家的整个精神风貌的方方面面尽收眼底。“书系”这种做法的明显特点，是讲究编选中的学术含量，因此呈现在一本书里，自然是多了一层全面性、总结性、综合性，比一般仅以某个具体作品为对象的译介上了一个台阶，是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层次，社会需要所促成的一种境界，因为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

我之所以有创办精选书系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是搞文学史研究的，而搞研究工作的人对综合与总结总有一种癖好。另一方面，则是受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的直接启发，这套书其实就是一套规模宏大的精选集丛书，已经成为世界上文学编选与文化积累的具有经典示范意义的大型出版事业，标志着法国人文研究的令

人仰视的高超水平。

“书系”于1997年问世后，逐渐得到了外国文学界一些在各自领域里都享有声誉的学者、翻译家的支持与合作，多年坚持，惨淡经营，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努力，总算做到了出版七十种，编选完成八十种的规模，在外国文学领域里成为一项举足轻重、令人瞩目的巨型工程。

这样一套大规模的书，首尾时间相距如此之远，前与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衡、不完全一致、不尽如人意是在所难免的，需要在再版重印中加以解决。事实上，作为一套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特点的文化积累文库，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社会文化需求面前，也的确存在着再版重印的必要。然而，这样一个数千万字的大文库要再版重印谈何容易，特别是在人文书籍市场萎缩的近几年，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出版家都会在这样的一个大项目面前望而却步，裹足不前，尽管欣赏有加者、啧啧称道者皆颇多其人。出乎意料，正是在这种令人感慨的氛围中，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老总贺鹏飞先生却以当前罕见的人文热情，更以真正出版家才有的雄大气魄与坚定决心，将这个文库接手过去，准备加以承续、延伸、修缮与装潢，甚至一定程度的扩建……与此同时，上海三联书店得悉“文库”出版计划，则主动提出由其承担“文库”的出版任务，以期为优质文化的积累贡献一份力量。眼见又有这样一家有理想追求的知名出版社，积极参与“文库”的建设，颇呈现“珠联璧合”、“强强联手”之势，我倍感欣喜。

于是，这套“世界名著名译文库”就开始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人文图书市场已经大为萎缩的客观现实必须清醒应对。不论对此现实有哪些高妙的辨析与解释，其中的关键就是读经典高雅人文书籍的人已大为减少了，影视媒介大量传播的低俗文化、恶搞文化、打闹文化、看图识字文化已经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在大为缩减的外国文学阅读中，则是对故事性、对“好看好玩”的兴趣超过了

对知性悟性的兴趣，对具体性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综合性、总体性内容的兴趣，对诉诸感官的内容的兴趣超出了对诉诸理性的内容的兴趣，读书的品位从上一个层次滑向下一个层次，对此，较之于原来的“精选书系”，“文库”不能不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与变通，最主要的是增加具体作品的分量，而减少总体性、综合性、概括性内容的分量，在这一点上，似乎是较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后退，但是，列宁尚可“退一步进两步”，何况我等乎？至于增加作品的分量，就是突出一部部经典名著与读者青睐的佳作，只不过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与综合性，把原来的一卷卷“精选集”，变通为一个个小的“系列”，每个“系列”在出版上，则保持自己的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文库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容与拓展。而且，有这么一个平台，把一个个经典作家作为一个个单元、一个个系列，集中展示其文化创作的精华，也不失为社会文化积累的一桩盛举，众人合力的盛举。

面对上述的客观现实，我们的文库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我想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自称继承了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并已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华大国，一个城镇化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一个中产阶级正在日益成长、发展、壮大的社会，是完全需要这样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文库”的。这是我真挚的信念。如果覆盖面极大的新闻媒介多宣传一些优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从盈富的财库中略微多拨点儿款在全国各地修建更多的图书馆，多给它们增加一点儿购书经费；如果我们的中产阶级宽敞豪华的家宅里多几个人文书架（即使只是为了装饰）；如果我们国民每逢佳节不是提着“黄金月饼”与高档香烟走家串户，而是以人文经典名著馈赠亲友的话，那么，别说一个巨大的“文库”，哪怕有十个八个巨型的“文库”，也会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这就是我的愿景，一个并不奢求的愿景。

目 录

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张 耳 译	1
暴风雪	张 耳 译	45
卢塞恩	张 耳 译	74
三死	臧仲伦 译	98
霍尔斯托梅尔	臧仲伦 译	113
伊万·伊利奇之死	臧仲伦 译	151
克莱采奏鸣曲	靳 戈 译	210
舞会之后	张 耳 译	287
谢尔盖神父	臧仲伦 译	297

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张耳译

—

自从塞瓦斯托波尔的棱堡里打响第一炮，将敌方工事炸得泥石横飞以来，已过去半年时光了。打那时候以来，数以万计的榴弹、炮弹和枪弹从棱堡到堑壕、从堑壕到棱堡不停地飞来飞往，而死神也在双方阵地上空不停地翱翔。

成千成万人的自尊心蒙受了羞辱，也有成千成万人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从而显得踌躇满志，还有成千成万人则倒入了死神的怀抱。多少人挂上了星章，多少人则被摘掉了星章。有多少颗安娜勋章、弗拉基米尔勋章啊，可也有多少具玫瑰色的棺材，多少幅亚麻料的遮尸布！而棱堡里依然发出隆隆的炮声，那些禁不住打哆嗦、怀着迷信的恐惧的法国佬在明朗的夜晚依然从自己的营地上窥望着塞瓦斯托波尔棱堡所在的弹坑处处、一片焦黄的土地，窥望着我方水兵在棱堡附近走动的黑影，数着由里面愤怒地伸出炮筒的炮眼；我方的军士信号员也依然从信号塔上用望远镜瞭望着穿艳色军服^①的法国兵的身影，观察着他们的炮台、篷帐、在绿山上移动的纵队和堑壕里燃起的硝烟；各种各样的人怀着各种各样的愿望，依然从世界的五洲四海，依然壮怀激烈地奔向这个玩命的地方。

可是外交家们未解决得了的问题，诉诸火药和鲜血，那就更难解

^① 当时的法军制服为蓝上衣、红裤子。

决了。

我常常异想天开：假如交战的一方向另一方提议，双方各自从部队中裁去一名士兵，将会如何？这愿望可能显得离奇，但何不试一试呢？随后双方又各自裁去第二名，继之又裁去第三名、第四名，以此类推，直至双方的部队都各剩下一名士兵（假定双方部队兵力相等，并且量的相等也可代之以质的相等）。到这时候，如果在有理性的造物的有理性的代表之间确有复杂的政治问题必须以武力去解决，那么，就让这两名士兵去拼搏吧——就让一人去攻城，另一人去守吧。

这种论点听上去只是一种奇谈怪论，然而它是可信的，说真的，一名俄国士兵对一名同盟军的代表作战，与八万名士兵对八万名士兵作战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不是十三万五千人对十三万五千人呢？为什么不是两万人对两万人呢？为什么不是一人对一人呢？决不能说一种人数比另一种人数不合理。实际上，最后一种人数要合理得多，因为它较为人道些。战争嘛，或者说是一种疯狂，或者说是人们制造这种疯狂，这些人们根本不是我们不知所以地认为的那种有理性的造物。战争只能归为这两种中的一种。

二

在塞瓦斯托波尔这座围城的公园里，有一支团里的乐队去一个亭子旁边演奏，三五成群的军人和妇女们在一些小路上悠然漫步。春天明丽的朝阳一大早就升起在英军的工事上空，接着移到棱堡上，后来又移到城市上，移到尼古拉耶夫营房上，把欢乐的光芒一视同仁地洒向芸芸众生，眼下又落在远处蓝蓝的大海上，那大海节奏均匀地晃荡着，银光闪闪。

在滨海街的左侧建有一幢幢水兵小营房，一个略显罗锅的高个子步兵军官从一间宿舍的小门里走了出来，一边往手上戴着一只不很白但很干净的手套，一边若有所思地瞧着自己的脚下，往山上的公园

走去。这个军官前额很低，容貌欠佳，脸上的表情显示出他智力的愚钝，但同时也显示出他为人的审慎、诚实和正派。他那身材也令人不敢恭维：大长腿，动作笨拙，似乎还带点拘谨。他头戴一顶不算太旧的军帽，身穿一件紫得出奇的薄薄的军大衣，衣襟下露出一条金表链，裤脚上缝有套带，脚上的那双小牛皮皮鞋虽然跟四边都有些磨损，可是鞋面精光锃亮——但若是说根据在步兵军官身上一般看不到的这些装束，倒不如说根据他这个人的整个神态，一个见多识广的军人一下就能看出，他不是一个一般的步兵军官，而是一个身份较高的人。若不是他那副相貌显示他是道地的俄罗斯人，也许会被看成是德国人，或者被看成是个副官或团的军需官（那他就该带马刺了），或者是战时从骑兵团，也许从近卫队调来的军官。他的确是从骑兵团调来的，而此时此刻他往上走向公园的时候，他想起了刚收到的一封信，这封信是一位昔日的同僚及其妻子写来的。那位同僚现已退伍，是T省的一位地主，此人有位蓝眼睛的妻子，名叫娜塔莎，他也是他的挚友。他想起了这位老同僚在信中写的一段话：

“《残疾人报》^①刚一送到，普普卡（那位退伍的枪骑兵这样称呼自己的太太）便急不可待地奔到前室，抓起报纸，要么跑到凉亭的S形坐椅旁，要么跑到客厅里，（记得否，当团队驻扎在我们城里时，我们与仁兄一起度过了多少美好的冬天夜晚啊。）怀着你所难以想象的热情读着你们的英雄事迹。她常常谈起你。她说：‘瞧，这个米哈伊洛夫是个多可爱的人儿呀，等我见到他时，我定要好好地亲亲他——他在棱堡上作战，准会得乔治十字勋章的，报纸上也定会报导他们。’等等，等等，这真的让我吃起你的醋来了。”在另一处他又写道：“我们这里报纸到得太晚了，传说纷纭，可莫衷一是，比如说吧，你所认得的几个搞音乐的小姐昨天就在那儿说什么拿破仑^②被我们的哥萨克抓住了，正被押往彼得堡，可你明白，我怎能相信这种传闻呢？有一位从彼得堡来的人（他是一位大臣的亲信，身负特殊使命，是个挺可

① 指《俄国残疾人报》，它是一家官方报纸，常报导战争新闻。

② 指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

爱的人，如今城里已没有什么人物了，你难以想象得出，他就是我们这儿难得的消息来源了），他相当肯定地说，我们的军队已经占领了叶夫帕托里亚，这样一来，法国人已经失去了跟巴拉克拉瓦的联络，他还说，在这次战役里，我方损失了二百人，而法军方面则死了五千人。贱内听了这消息，真是欣喜若狂，乐了一个通宵，她说，她料到你一定参加了这场战斗，而且一定大显身手……”

读了由我特意标上着重号的词句，看了整封信的语气，趣味高雅的读者对于这位穿着后跟磨损了的皮靴的米哈伊洛夫上尉的正派，对于他那位连消息来源都写了别字的，并具有那么奇怪的地理概念的老同僚，对于那位坐在S形椅子上的脸色苍白的女友（也许读者甚至会不无根据地想象这位长着脏指甲的娜塔莎），总之，对于他所瞧不起的这个无所事事、肮里肮脏的外省社交界一定会形成一种真实的然而很不怎么样的想法。——虽然如此，米哈伊洛夫上尉还是怀着一种说不上来的又忧又喜的心情回忆起自己那位外省的脸色苍白的女相好，回忆起他常常在晚间跟她在凉亭里促膝谈心、互诉衷情的情景，回忆起他们在书房里打一个戈比的赌注的纸牌时，那位善良的枪骑兵同僚怎么输牌，怎么发急，而妻子又怎么嘲笑他的情景——回忆起这些友人对他的情谊（也许，他觉得那位脸色苍白的女相好还有某种超乎友谊的东西）。所有这些老友及其周围的情形都以异常甜蜜欢快的玫瑰色在他的想象中闪过，他为自己的这些回忆而微笑起来，用手摸了摸口袋，那里正藏着这封令他颇感亲切的信。这些回忆对于米哈伊洛夫上尉来说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就是因为他当今所处的这个步兵团，比起他以前在T城时以骑兵军官身份和以太太小姐们的好男伴身份出入其间，并到处受人欢迎的那个社交圈子差劲多了。

他昔日的社交圈子比之现在的要高多了，所以每当他要吐露心曲时，他就会对他的步兵伙伴们畅谈他风光的往日，说他有过自备的轻便马车，常去参加省长家的舞会，跟一位高级文官打过牌，同事们将信将疑、兴味索然地听着他的絮叨，似乎不愿跟他较真儿，奚落他几

句——只是说，“让他吹去吧”；如果说他对于同事们的纵酒、玩牌小赌，总之对于那些不文明作风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瞧不起，这应该说是他的性格异常和顺、世故和审慎所使然。

米哈伊洛夫上尉不由得从回忆转而想入非非。他穿着那双后跟磨坏了的皮靴一边走在狭窄的小巷里，一边想着：“要是娜塔莎有朝一日突然从《残疾人报》上读到我如何带头爬上敌人的炮台，并获得乔治勋章的报导时，她该会多么惊讶和欢喜呀。照老规章说，我该升大尉了，然后嘛，在这一年里我可能很轻易地升为少校，因为许多人阵亡了，再说，在这个战役里，我们中间一定还会有许多弟兄战死，而我这个有些名声的人，定会被委派去指挥一个团……当上中校……挂上安娜勋章……再升上校……”接着他想象自己当上将军了，按他的幻想，到了那时候，他那位旧同僚已经作古了，娜塔莎成了寡妇，他要赏光去看望一下她。正当他想到这儿，公园里的乐声更清晰地飞进了他的耳朵，人群也出现在他的眼前，他发现自己已来到了公园，依旧还是原先那个没有什么好神气的、又笨拙又胆小的步兵上尉。

三

他先是走近那个有乐队在旁演奏的亭子，同团的士兵托着翻开的乐谱，站在乐师们前面充当乐谱架，文书、士官生、抱着娃娃的保姆和穿着旧军大衣的军官在他们的周边站了一圈，这些人与其说是在欣赏音乐，倒不如说是在看热闹。海军官兵、副官和戴着白手套穿着新大衣的军官大部分都在亭子的四周站着、坐着，或者在来回漫步。在公园的林荫大道上熙来攘往的有各种各样的军官和形形色色的妇女，个别妇女戴着帽子，大部分则扎着头巾（也有既不扎头巾又不戴帽子的），可是没有一个是上岁数的婆娘，妙就妙在全是年纪轻轻的女人。在下边浓荫密布、香气袭人的刺槐组成的各条林荫小道上漫步或闲坐的则是三三两两的好清幽的人。

在公园里遇到米哈伊洛夫上尉的人，谁也没有显出分外的欢喜，也许，与他同团的奥布若戈夫大尉和苏斯利科夫大尉算是例外，他们却非常热烈地跟他握手。不过前者穿着一条驼毛裤子，一件破旧的军大衣，没有戴手套，红红的脸上大汗淋漓，而后者则是大喊大嚷，吊儿郎当，以致让人羞于跟他们为伍，尤其是在戴白手套的军官们面前。米哈伊洛夫上尉曾向那些军官里的一位副官点头致意，而对另一位也想打一下招呼，因为他们曾在一位共同的熟人家里见过两次面。再说啦，他同奥布若戈夫和苏斯利科夫这两位仁兄天天要见五六次面，握五六次手，那么再跟他们一起散步，还有什么劲儿呢？他不是为这个而来听音乐的呀。

他很想走到他向之点头致意的那位副官跟前，很想跟这些先生们聊上几句，这并不是为了让奥布若戈夫大尉和苏斯利科夫大尉、帕什捷茨基中尉等人看到他和他们谈话，只不过是因为他们都是些令人可心的人，再说他们消息灵通，可能会告诉他一些新闻……

可是，米哈伊洛夫为什么顾虑重重，不敢去到他们跟前呢？“万一他们对我还不还礼，”他心里想，“或者虽然向我还一下礼，过后只管谈他们自己的，好像没有我这个人存在似的，或者索性从我身边走开，把我单独撂在那帮特出人物中间，那将如何是好呢？”特出人物这个词（意指无论哪个阶层中的精英式人物）在我们俄国从某个时期起就广为流行了（虽然有人认为在这儿根本不该有这种人物），凡是虚荣所渗透到的各个地区和各个阶层（像虚荣这种卑劣的感情在什么时代和环境的条件下不会四处渗透呢？），它全都渗透到了——它已渗透到商人、官吏、文书、军官等等阶层中，也渗透到萨拉托夫、马马迪什、文尼察等地方，总之，凡是有人所在的地方，它都渗透到了。既然在塞瓦斯托波尔这座围城里到处有很多人，所以就有许多的虚荣，也就有了特出人物，尽管死神时时刻刻都翱翔在每个特出人物和非特出人物的头顶上。

在奥布若戈夫大尉看来，米哈伊洛夫上尉是个特出人物，因为他穿一件清洁的军大衣，戴一副洁净的手套，大尉对他虽然不无敬意，

可对他的这一点感到受不了；在米哈伊洛夫上尉的心目中，卡卢金副官是个特出人物，因为他是个副官，跟旁的副官称兄道弟，由于这一点，上尉对他不大有好感，虽然心里怕他。在卡卢金副官看来，诺尔多夫伯爵是个特出人物，卡卢金在心里老是骂他、瞧不起他，就因为他是某个将官的副官。特出人物真是个可怕的字眼呀。为什么佐博夫少尉在一位跟校官并坐在一起的同事身边经过时，虽然这里没有任何可笑之处，可他却情不自禁地发笑呢？这就是要表明他虽非特出人物，但一点儿也不比他们逊色。为什么那个校官要用那样淡淡的、懒洋洋的、很不自然的腔调说话呢？这就是为了使对方明白他是个特出人物，同时又表明他平易近人，肯屈尊同一个少尉闲谈。为什么那个士官生走在一位初次见到而怎么也不敢去接近的太太后边，要那样挥胳膊挤眼睛呢？这是为了向所有的军官表明，虽然他得向他们脱帽致礼，但他毕竟是特出人物，而且心里怡然自得。为什么炮兵大尉是那样粗声粗气地对待一个好心的传令官呢？这是为了向大家表明，他从不巴结特出人物，也无求于他们，如此等等。

虚荣呀虚荣，到处都是虚荣，即使在那些眼看就要进棺材的人们那里，在那些为了崇高信念而去献身的人们那里，也都有虚荣。虚荣啊！也许，它就是我们的时代特征和特殊病症。为什么在从前的人们那里就没听说有这种像天花或霍乱似的欲望呢？为什么在我们时代只有以下三类人呢？一类人把虚荣的本原当作必然存在的事实，所以认为它是正当的，自然要服从于它；另一类人把它当作不幸的可又无法克服的东西；第三类人则是在其影响下不自觉地奴性地去行事。为什么像荷马和莎士比亚这样的作家讲的是爱情、荣誉和苦难，而我们时代的文学却只是没完没了地大讲“势利”和“虚荣”^①呢？

米哈伊洛夫上尉两次都犹豫不决地从他所认为的那一伙特出人物旁边走了过去，到第三次才勉强自己走到他们跟前。这小圈子里共有四位军官：副官卡卢金，他是米哈伊洛夫的熟人；副官加利钦公爵，

^① 这里指英国作家萨克雷(1811—1863)的作品《名利场》和《势利人脸谱》。

他在卡卢金眼里甚至也有点像特出人物；中校涅费尔多夫，他是所谓的一百二十二个上流人物中的一个——那都是些在退伍之后重来服役的人，其中一部分是由于受爱国主义的鼓舞而来的，一部分是受功名心的驱使，但主要是由于大家都这么做——他是个莫斯科单身俱乐部里的老成员，在这里他是属于那种什么都不干，什么都不懂，对上级的各项措施都要说三道四的不满分子中的一个；还有一位是骑兵大尉普拉斯库欣，也是那一百二十二个英雄之一。米哈伊洛夫赶巧了，卡卢金这会儿情绪正佳（将军刚同他谈了一次话，对他信赖之至；加利钦公爵从彼得堡来了，住在他那儿），他觉得同米哈伊洛夫上尉握一下手并不算有失身份，然而普拉斯库欣却不大愿意这样做，虽然跟米哈伊洛夫常在棱堡里碰面，还不止一次地喝过他的葡萄酒和伏特加，甚至还欠了他十二个半卢布的赌债。由于他跟加利钦公爵还不大熟，所以不愿意在公爵面前显出自己跟一个普通的步兵上尉相熟；因此他只对上尉微微点点头。

“怎么样呀，上尉，”卡卢金说，“什么时候再上棱堡去呀？还记得咱们在施瓦尔茨那次见面时的情景吗？——打得好激烈呀，对吗？”

“确实很激烈。”米哈伊洛夫说，并不不好意思地想起那天夜里他那副狼狈相，当时他猫着腰沿着堑壕悄悄地往棱堡里溜，却碰上了卡卢金，正遇上卡卢金佩着那晃得砰砰作响的军刀神气十足地走过来。

“按说，我应该明天才去，可是我们那儿，”米哈伊洛夫接着说，“有个军官病了，所以……”他是想说，本来还没轮到他去，但因为八连的连长生病了，率领连队的只有一个准尉，他认为自己责无旁贷地要去接替涅普希特含茨基中尉，因此他今天就要去棱堡。而卡卢金并没有听他说下去。

“我觉得这几天会出什么事。”他对加利钦公爵说。

“是吗，今儿个不会出什么事吧。”米哈伊洛夫胆怯地问，时而瞧瞧卡卢金，时而瞧瞧加利钦。谁也没有答理他。加利钦公爵只是随便皱了眉头，穿过他的帽边瞥了一眼，沉默了一会儿说：

“那个戴红头巾的小姐长得挺水灵呀。您不认得她吗，上尉？”

“她是住在我宿舍附近的一个水兵的闺女。”上尉答道。

“咱们过去好好瞧瞧她。”

加利钦公爵便一手挽着卡卢金，一手挽着上尉，他事先就料到，这必定会让后者大为高兴的，果真如此。

上尉有些迷信，他认为临作战前去玩女人是种大罪孽，然而他在这个场合里却装得像个大色鬼，显然，加利钦公爵和卡卢金不信他是这样，这倒使那个戴红头巾的小姐深感惊异，因为她以前不止一次地发现上尉走过她的窗前时还脸红呢。普拉斯库欣走在后边，一个劲地碰碰加利钦公爵的胳膊，用法语说这说那；可是在这条小路上并排走不了四个人，所以他只好一个人走在后边，直到逛第二圈时，他才挽住那个走过来要跟他说话的海军军官谢尔维亚金的胳膊，此人是以勇敢闻名的，他很想加入这个特出人物的圈子。于是这个响当当的勇士欢欢喜喜地把他那肌肉发达、健美有力的胳膊伸进普拉斯库欣的肘弯里，虽然大家都知道，包括谢尔维亚金本人也知道这个普拉斯库欣不是个好东西。普拉斯库欣向加利钦公爵说明自己是怎样跟这位海军军官认识的，又悄悄地告诉他说，这是一位闻名遐迩的勇士，然而加利钦公爵由于昨天已去过第四棱堡，看到榴弹就在离自己二十步远的地方爆炸，因此便认为自己的勇敢并不次于这位先生，并认为许多人不过是徒有虚名，所以对谢尔维亚金完全不瞧在眼里。

米哈伊洛夫上尉跟着这一伙人一起散步，心里感到美滋滋的，所以就把那封从T城寄来的亲切的信忘了，把要去棱堡而引发的揪心的愁思忘了，把七点钟需要回到宿舍的事也忘了。他一直与他们待在一起，到后来他们避开了他的视线，只顾自己几个人说话，暗示他可以走开，最后干脆离开他走了。但这位上尉还是挺满意的，因此当他走过士官生彼斯特男爵（此人昨晚头一回在第五棱堡的掩蔽部里过了一夜，便自以为是个英雄了，显得傲慢得不得了）的身旁时，士官生在向他脱帽敬礼时摆出一副令人可疑的高傲神态，他丝毫也没有感到耿耿于怀。